



套中人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俄】契诃夫 著 沈念驹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蜀中人

——四川大邑縣全境精選

（四川大邑縣全境）

四川大邑縣全境

青少年文库

套中人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俄】契诃夫 著 沈念驹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套中人;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 (俄)契诃夫著;沈念驹,正成,乌兰汗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3
(青少年文库)

ISBN 978-7-5339-3141-4

I. ①套… II. ①契…②沈…③正…④乌…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2075 号

责任编辑 楼文英

装帧设计 唐 筠

套中人——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俄]契诃夫 著

沈念驹等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56 千

印张 7.25

插页 3

印数 0001-8000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141-4

定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俄国罗斯托夫省的塔甘罗格市。他的父祖两辈曾经身为农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契诃夫的祖父当上了自己所从属的地主家的糖厂的经理，并陆续积累了一笔钱，终于在1841年为一家人赎了身。契诃夫的父亲获得自由后娶了亲，在本地开一家杂货店谋生。在六个孩子中，后来成为作家的安东·契诃夫排行第三。父亲的商店惨淡经营，契诃夫从小生活艰难。父亲对孩子非常严厉，经常打骂。尽管如此，契诃夫对父母始终非常孝顺。1876年他父亲的商店破产，一家人只好迁到莫斯科谋生。此时契诃夫正在法语学校学习，所以一个人留在了故乡。为了维持生计，16岁的契诃夫一面求学，一面业余做家庭教师。1879年他中学毕业，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由于家境贫困，进大学的第二年，契诃夫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为一些幽默刊物写些短小的幽默作品借以维持生活。这便是他文学活动的开始。这些搞笑作品无多大文学价值，但能见容

于当时的书刊检查机关,也有一批读者。渐渐地,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不过,他早期的幽默作品中也有一些针砭时弊、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世态人心的作品,如《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等。随着他名声的扩大,他的创作开始受到一些名作家的关注。1886年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给他,除了肯定他的文学才华外,还希望他珍惜自己的才华,多写有意义的作品。他深受启发,开始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以后逐渐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的好作品。

契诃夫于1904年7月15日因肺结核逝世于他在此治病的德国城市巴登维勒,享年44岁。他的文学活动也只有24年。但是在这短短的24年里,他为人类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丰富的遗产。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出版的《契诃夫全集》有30卷,其中作品18卷,书信12卷,总数约相当于中文一千多万字。这些作品,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尤以短篇小说为多),还有两大卷剧本,可见创作之丰。

在中国,契诃夫的小说拥有大量读者。阅读他的戏剧作品的人相对地要少得多,所以这里有必要将他的剧本提上一笔。契诃夫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剧本的创作,第一部剧本是写于1886年的《论烟草的危害》。他早期的戏剧作品以轻松喜剧为主,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蠢货》《求婚》《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纪念日》《伊凡诺夫》等,其思想内容也与早期的小说接近。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他先后创作了四部使他成为著名剧作家的剧作:《白鸥》(又译《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在这些剧本中,契诃夫触及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契诃夫还和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进

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作出了重大改革。

收入本书的14个中短篇都是契诃夫小说的代表作,按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从中可以鲜明地看出契诃夫创作思想发展的脉络,越到后来越深刻。这些作品有的反映了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如《苦闷》《万卡》;有的写出了小人物为生计而苦苦挣扎的无奈,以及战战兢兢、卑躬屈膝的心态和面貌,如《小官吏之死》《胖子和瘦子》《牡蛎》;有的鞭答了见风使舵的奴颜媚骨,如《变色龙》;有的刻画了专制制度卫道士的嘴脸,如《普里什别叶夫中士》;有的揭露了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压制及其保守和虚弱,如《套中人》;有的针砭了追求虚荣、庸俗无聊、鼠目寸光的人生哲学,如《跳来跳去的女人》《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药内奇》(又译《姚尼奇》);有的揭示了专制制度下阴森可怕的俄国社会现状,如《六号病房》;有的以婚外恋为题材,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憧憬,从而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如《带狗的女人》。

要从契诃夫几百个中短篇小说中选出十多篇组成一个集子,是一件难事。且不说选编者本人水平和眼光有限,就是对广为人知早有定评的名篇,论者往往见仁见智,有的认为该选,有的认为不该选;再说有的作品已反复多次出现在各种选本甚至学生课本中,这次要不要入选?这都是不好处理的难题。最后只好定下两个原则作为入选的依据:一、限于本书篇幅,既然不可能将作者代表作中的名篇尽行囊括,只好尽可能精选,挂一漏万是无可避免的了;二、有的作品如《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等尽管见诸大多数选本,考虑到其典型性与代表性,还是选了。总之,选译者希望通过本书让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契诃夫小说

的几个重要方面。如果能达到这一点,于心亦安了。

沈念驹

2011 年早春于北京官书院小区寓所

目录

小官吏之死	1
胖子和瘦子	5
变色龙	8
牡蛎	13
普里什别叶夫中士	19
苦闷	24
万卡	32
跳来跳去的女人	37
六号病房	69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35
套中人	151
醋栗	167
药内奇	180
带狗的女人	204



小官吏之死

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一位毫不逊色地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奇·契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用望远镜在观赏《科涅维尔的钟声》^①。他看着戏,觉得心旷神怡。然而突然……小说里经常会遇到“然而突然”这种字眼。作者没有错: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偶然性!然而突然他的脸皱了起来,眼珠向下翻动,呼吸也停了下来……他把望远镜从眼前拿开,低下头,于是……阿嚏!!!您看到,他打了个喷嚏。无论何人,无论何地,打喷嚏是不会禁止的。打喷嚏的有农民,有警察局长,有时连三等文官也要打喷嚏。谁都会打喷嚏。契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觉得难堪,他用手绢擦了擦脸。作为一个懂礼貌的人,他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他的一声阿嚏是否搅扰了什么人?可这时他不得不感到难堪了。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使劲用一只手套在擦自

① 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1848—1903)的歌剧。

己的秃顶和脖颈，嘴里还喃喃说着什么。契尔维亚科夫认出了小老头就是将军级文官勃里沙洛夫，他在交通道路管理部门任职。

“我把唾沫溅到他身上了！”契尔维亚科夫想道。“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机关的长官，不过总不大好。得向他道声歉。”

契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凑向前面，轻轻地在这位长官的耳边说道：

“对不起，大人，我的唾沫溅着您了……我不是有意……”

“没事，没事……”

“看在上帝分上，对不起。我实在……我可不是有意的！”

“喂，请坐下！让我听戏！”

契尔维亚科夫很尴尬，傻乎乎地微微一笑，开始向舞台上。他看是看着，可是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却没有了。一种不安的心理开始时不时地折磨他。幕间休息时他向勃里沙洛夫走去，走到他身边，壮起胆子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的唾沫溅着您了，大人……请原谅……我实在……可不是……”

“喂，够了……我都忘了，你还在唠叨那件事！”大官说道，同时下唇轻轻动了动。

“说是忘了，可他的眼神却不怀好意，”契尔维亚科夫狐疑地望了望大官想道。“他不愿和我说话。应当向他解说，这根本不是我愿意的……这是本能反应，要不他会以为我有意向他吐唾沫。现在他不会这么想，可以后会这么想！……”

回到家里，契尔维亚科夫向妻子说了自己的无知行为。在他看来，妻子对刚才那件事的态度似乎过于掉以轻心。起初她只是吃了一惊，后来听说勃里沙洛夫“不是本单位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得走一趟，去道个歉，”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面前连如何举止都不会。”

“就是嘛！我倒是赔了不是了，可是他那样子好像有点怪……连一句相关的话也没有说。不过当时确也没有时间说话。”

第二天契尔维亚科夫换了一套崭新的文官制服，理了发，就前往勃里沙洛夫官邸登门进行解说……走进接待室，他看见有许多有事求见的人，在这些人中间的正是这位大官本人，后者已经开始接受呈文。询问了几位求见者后，大官把眼睛抬起来向着契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狄亚’戏院，如果大人想得起来的话，”庶务官开始汇报，“我打了个喷嚏，无意中把唾沫溅……请原谅……”

“我当什么事呢……天晓得！您有何贵干？”大官转向下一个求见者。

“他连话也不愿跟我说！”契尔维亚科夫脸色变白，想道。“那就是说他生气了……不，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管了……我要对他把话说清楚……”

当大官和最后一名求见者谈完话，起身向里间走去时，契尔维亚科夫跨步跟上他，开始喃喃地说话：

“大人！如果我斗胆搅扰大人的话，那我敢说，正是出于一种悔恨之情！您自己清楚，那不是故意的！”

大官摆出一副哭笑不得的面孔，挥了挥手。

“您简直在嘲弄人嘛，仁慈的先生！”大官说着消失在门里面了。

“这怎么是嘲弄呢？”契尔维亚科夫想。“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儿嘲弄的意思！当了这么大的官，居然连这一点也不明白！既然

这样,那我再也不向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赔不是了。让他见鬼去!我给他写信吧,不上门了!真的,不上门了。”

契尔维亚科夫在回家的路上这样想着。给大官的信他没有写。他想呀想,就是想不出该怎么写这封信。只好明天亲自去作解释。

“我昨天来打扰大人,”当大官抬头把疑问的目光向着他的时候,他喃喃地说道,“并非为了像您说的那样嘲弄您。我是因为打了喷嚏,唾沫溅着了您,才来道歉的……可“嘲弄”两个字连想都没想过。我敢嘲弄吗?我们这样的人如果敢嘲弄,那就意味着对大人物的敬重……一丝一毫也没有了……”

“滚出去!!”大官突然脸色发青,浑身发抖,大声吼起来。

“怎么啦,大人?”契尔维亚科夫吓得愣住了,轻声说。

“滚出去!!”大官双脚跺地,又一次吼道。

契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东西在翻腾。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倒退着向门口走去,到了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他机械地回到家,衣服也不脱,往沙发上一躺……死了。

沈念驹 译



胖子和瘦子

在尼古拉耶夫火车站，两个朋友相遇了：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刚在车站里吃完饭，嘴唇油光光的，仿佛熟透的樱桃。他嘴里冒出赫列斯酒^①和橙子花的气味。瘦子刚下车，那些手提箱、包裹和纸板盒压得他背也弯了。他冒出西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一个下巴长长的瘦女人探头探脑地张望着，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个儿的中学生，眯缝着一只眼，那是他的儿子。

“波尔非里！”胖子见到瘦子叫了起来。“怎么会是你呢？亲爱的！咱们多少年没见面啦！”

“老兄！”瘦子惊叫着说。“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从哪儿来呀？”

两个朋友亲吻了三次，用噙满泪水的眼睛彼此凝视着。两个人又高兴又惊讶。

^① 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亲爱的！”亲过吻，瘦子开始说。“怎么也没有想到！太意外了！得啦，你好好儿瞧瞧我！和当年一样，还是美男子一个！还是那么讨人喜欢、衣冠楚楚！哎，老天！你怎么样？发财了？结婚了？你看到我已经结婚了……这就是内人，露易莎，出嫁前姓凡曾巴赫……路德宗^①教徒……这是我儿子，纳法纳伊尔，三年级学生。这个啊，纳法尼亚^②，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俩在中学同过学！”

纳法纳伊尔稍稍想了想，摘下了帽子。

“在中学同过学！”瘦子接着说，“还记得吗？大伙儿怎么逗你？大伙儿叫你赫洛斯特拉特^③，因为你用一根烟卷儿把公家的一本书给烧了；管我呢叫厄菲阿尔特^④，因为我喜欢打小报告，嘿嘿……都是孩子嘛！你别怕，纳法尼亚！过去，靠他近点儿……这是内人，娘家姓凡曾巴赫……路德宗教徒。”

纳法纳伊尔稍稍想了想，躲到了父亲的背后。

“朋友，你过得怎么样？”胖子热情地望着自己的朋友问道，“在哪儿做事？职务晋升了吗？”

“我在当差呢，亲爱的！八等文官已经做了两年啦，还有一枚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水不多……不过托上帝的福！内人教音乐，我呢，业余时间用木头做火柴盒。那些火柴盒可真不赖！我卖一卢布一只。要是有人一次买十只或更多一点，我就让点价。凑合着勉强过得去。原来嘛，你知道吗，我在厅里做事，现在嘛调到

①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德国的基督教新教宗派。发起人为马丁·路德。

② 纳法纳伊尔的小称。

③ 古代的一个希腊人，为了出名，于公元前356年焚烧了古代艺术珍品阿泰密斯神庙。

④ 公元前五世纪中期雅典民主派领袖。

这儿来当了个科长，还是在和原来相同的科室……以后要在这儿上班了。对了，你怎么样？大概当上五等文官了吧？嗯？”

“不，亲爱的，你还得往高点儿数，”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啦……有两颗星了。”

瘦子突然脸色煞白，呆住了，但是很快他的面孔向四面八方扭动，最大限度地扭出一副笑容来；他的脸和眼睛里似乎冒出了火星。他本人把身子蜷缩了起来，佝偻了起来，收缩变细了……他的手提箱、包裹和纸板盒也蜷缩了，变皱了……他妻子的下巴拉得更长了；纳法纳伊尔挺直了身子，扣上了学生装的全部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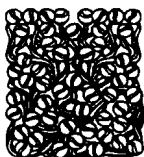
“我，大人……心里真高兴！朋友，可以说，从小就是了，可一下子当上了那么大的官！嘻——嘻——嘻。”

“够了！”胖子皱起了眉头。“干吗用这种腔调说话？我和你是儿时伙伴——来那套官场客套干什么！”

“那怎么成呢……瞧您说的……”瘦子嘻嘻笑了起来，身子蜷缩得更厉害了。“大人宽厚的恩惠……就如使人重生的甘露哇……这个，大人，就是犬子纳法纳伊尔……贱内露易莎，某种程度的路德宗教徒……”

胖子本想说几句反驳的话，但是瘦子的脸上摆出一副毕恭毕敬、舒心甜蜜和低三下四的酸相，使得这位三等文官直感到恶心。他别过身去，伸手向瘦子告别。

瘦子握了握他的三根手指，弯下整个身躯深鞠一躬，像中国人一样嘻嘻笑了起来：“嘻——嘻——嘻。”妻子面露笑容。纳法纳伊尔啪的一声跨前一步，把学生帽也掉在了地上。全家三口又高兴又惊奇。



变色龙

警监奥楚密洛夫身穿新的制服大衣,手提一个小包裹,从集市的广场穿过。走在后面跟着他的是一个头发红棕色的警士,拿着一只筛子,里面装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周静悄悄的……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店铺和小酒馆洞开的门户犹如一张张饥饿的嘴,垂头丧气地望着人间世界;附近连要饭的也没有。

“你就是这样咬人,该死的东西?”突然奥楚密洛夫听见有人在喊。“小子们,别让它跑了!如今狗咬人可不允许!抓住它!啊——啊!”

传来狗叫声。奥楚密洛夫向一旁望去,看见一条狗从商人比楚京的柴房里跑出来,它用三只脚跳着,不时回过头去瞧瞧。一个男人在它后面追,他身穿一件领子浆硬的印花布衬衫和一件解开了所有扣子的坎肩。他跑着追它,接着身子向前一倾,摔倒在地,抓住了狗的两条后腿。又一次响起尖利的狗叫和人的叫喊:“别让它跑了!”从铺子里探出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很快